

跳舞的女人

◎师小方



今天,我又在街边见到了那个喜欢跳舞的女人。

已是初冬,暖阳令人着迷。这个周末的下午,我从安静的家中走出,热闹与人海全都暴露在阳光底下。路边卖刀具的,顺口溜编得惹人发笑,透着俗世里的亲切。走到一个幼儿园门口时,突然看到了那个女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暂且叫她琴吧。

晚上偶尔去广场跳舞时,认识琴的。广场上有两群人在跳舞,似乎还存在着竞争关系。有次左边场子的大姐就交代我不要去右边的场子里跳。琴则是右边场子的“头儿”,当然,我还是跑到了琴那边,因为她们的舞步样式更新颖些。

第一次在舞场之外见到琴时,也是在这个

幼儿园的门口。当时她推着一辆简陋的三轮车在卖卷饼,我与她迎面撞上,惊讶极了,我也说不清自己在惊讶什么,只是条件反射似的笑着对她说,我要一个卷饼,她却坚持不要钱。

其实我们经常都怀有偏见。对舞蹈有偏见的人,看到琴的时候,肯定无法把她与舞蹈联系起来。

中年女人琴,梳着一个不高不低的马尾,头发末梢杂乱地弯曲,眼睛小小的,有些发福。你根本记不清她穿过什么样的衣服,因为太没有印象了,朴素、粗糙、暗淡,只有眼角的笑意,似乎没有落过。

可是每到晚上的时候,就是她,收拾好音响,组织人开始跳舞。该学新的了,该复习旧的了,她一样样惦记着,还耐心地教着不会的人。谁说跳舞的人就必须有娇美容貌、婀娜身段了?谁说跳舞的人就必须妆容精致、超凡脱俗了?身材不好的平凡女人琴,跳舞的时候协调性极佳,看起来很舒服。生活的羁绊亦没有在她的舞步里留下一丝犹豫与沉重。

这次又看见她的时候,发现她不卖卷饼了,换成了豆腐串之类的了,或许卷饼的生意不好做吧。没和她打招呼,只是远远地看她在忙。我知道我周围有不少有钱的中年女人非常喜欢打麻将,有时一个下午就是不小数字的失去或者进账,她们为什么不就喜欢跳舞呢?

琴就只是靠卖小吃来维持生计吗?她是怎么喜欢上跳舞的?白天的琴,会不会因为有了对晚上跳舞的期待而一整天都心情愉快……

有些花是不会凋谢的,比如去年秋天摘下的一大束野菊,现在仍在瓶子里黄灿灿一片。有些女人也是不会枯萎的,就像不漂亮也不精致的琴,跳舞时的风采与内心的韵味。

平凡女人琴,她提醒着我。

感什么恩啊

◎寇俊杰

星期天,我们兄弟姐妹六家人相约回老家。二十几口人,一路上热热闹闹向老家赶去。老家离县城十几里地,那里住着我们年过八十的母亲。

母亲自从来到我们家,就没有一天闲着。父亲年轻时在离家五十多里的煤矿上工作,平时很少回家,家里的衣食、地里的庄稼都靠母亲一人操劳。后来,父亲由于身体差,五十多岁就退休了,可回家不到十年,又因病去世。这时,哥哥姐姐都已成家,最小的我也参加了工作。本该是安享晚年的时候,可父亲却走了,这给了母亲不小的打击。为了照顾母亲,我们把她接到县城。再后来,我结了婚,母亲就在我们兄弟三家轮流住,可时间长了,难免会和儿媳们闹一些矛盾。母亲怕我们左右为难,就主动提出回老家住。我们拗不过她,只好答应了。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也多次想把母亲接来,可她总是说:“我还能自己顾住自己,等哪一天我不能动了,再让你们照顾。你们逢年过节只要回来看看就行了。”

我们在大屋里坐下,母亲看着一屋子人,吃惊地问:“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昨都回来了?”大哥说:“快到感恩节了。以前的挂历上没印,我们也不知道。今年才知道,我说回来看看,弟妹们一听,就都回来了。”“啥节?”母亲好像没听清。“感恩节!”大哥又大声重复一遍。“我咋没听说过这个节日?”上高中的侄子说:“奶奶,这个节日是美国传过来的。1941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令,把感恩节定在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这天,美国举国上下热闹非凡,人们按照习俗前往教堂感恩祈祷,分开了一年的亲人会从天南海北回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品尝美味的感恩节火鸡。我们没有火鸡,就用烧鸡代替。”侄子最后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咋还有这个节日?”母亲说,“都是一家人,感什么恩啊?只要全家团团圆圆就行!”

母亲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是啊,母亲的节日里没有感恩节,有的只是清明节、中秋节和春节,这些节日不是饱含对故去亲人的思念,就是对一家人能够团圆的期盼。母亲的节日里唯独没有自己!

捡钱

◎王为伦

早晨,我刚到公司,坐我对面的同事小刘就对我说:“唉!我刚才捡了一块钱。”我不禁奇怪,就问他:“捡钱是好事啊,你怎么还叹气呢?”哪知小刘说:“王哥,你不知道,每当我手里快没钱时,总能捡到一块两块的小钱,就好像是天意似的。所以我一捡钱,肯定就是因为自己财

政紧张了。真希望哪天我多丢些钱,没准儿就说明我已经是大款了。”

我听完,不禁愕然。

@——投稿/论/坛

平顶山新闻网——鹰城网事

·纪实连载

中国生活记忆

(11)

■文/陈煜

超市革命和外来妹

1994年3月26日,马来西亚零售商百盛进入中国,超市出现了。

第二年,家乐福和普尔斯马特等蜂拥而至,将超市演变成国人最喜欢的购物场所,先是柜台式超市,然后仓库式的大超市也来了。

1996年3月12日《新民晚报》一篇文章报道,在长不过百来米的中原路上,竟一字排下华联、三角地、锦江、振原、联农、星地、黎明、为民等17家超市。而在浦东,超市的竞争可以说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在华联超市德州店附近,云集了百佳、豫园、八仙、金钟、恒大平价、长春、家家乐等多家超市……

与传统购物方式不同,超市对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琳琅满目的商品近在咫尺,相当有视觉效果,令人充满购买欲望;不必再看售货员的脸色,自选自取的方式给了顾客最大的选择权,如果你改变主意可以把商品随时放回原地;在超市流行的初期,偷窃现象时有发生,要抵御不把触手可及的商品偷偷放进自己口袋里的诱惑的确很难,这考验了我们的道德。

90年代有一期《南方周末》曾在头版报道:

高扬低价旗帜的易初莲花超市在上海开张的第一天,16000平方米的销售空间人满为患,拥挤躁动的人群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城中近乎眩晕般狂欢。然而当晚关门盘点时,满地狼藉的鸡骨以及啤酒、饮料的空罐却让外方副总裁美国凯文先生目瞪口呆。据称,当天“销售”出600多只鸡,收银处只有200多只收款记录,而其余400多只都被顾客当场“消化”掉了。

而且,几乎所有的超市都面临着防不胜防的偷窃的折磨。

将小商品塞在口袋里带走,在超市里只能算最低级最笨的偷窃行为。比莲花超市早些开业的另一大型仓储式超市麦德龙,早就出现了穿拖鞋进去穿新皮鞋出来的人,有的女子甚至带了三个胸罩,结果在警报器前花容尽失、手足无措;而在易初莲花超市开业一个月时间内抓获的400

多名偷窃者中,手段更是让人咋舌:有的人T恤短裤进去,却穿着衬衫长裤出来,有的人连穿8双袜子,有的人则连套5条新短裤,有一女子甚至将小商品塞满胸罩……

在超市已经遍地开花的今天,逛超市成了很多闲来无事的人的首选。很多男性一直不喜欢去商场,但他们都会喜欢逛超市。这有助于调整夫妻和男女朋友关系。

90年代初,流行的俗语是“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粤语成了最受政府官员与妙龄少女追捧的方言。“孔雀东南飞”成了每年大学生毕业分配与人才流动的首选。

据统计,1992年以来,外地到广东的打工者每年都在1000万人以上,到90年代后期,已达1500万,加上广东本省流向珠三角和城镇地区的,在2600万人以上。在不少外来人员眼里,广东意味着梦想、机遇与成功。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随着这首旋律,90年代初,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轰动全国。

但实际生活中,打工妹的生活境遇,比《外来妹》里要艰辛得多。

1993年第8期《民主与法制》刊登梅建华、皮广州撰写的长篇通讯《打工妹之死》,揭露广东省南海市沙头镇中外合资企业丽宝床上用品公司打工妹舒景芳,于2月10日,突然七窍流血而倒地,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

厂方说死因是“胃出血”。后在死者家属的交涉下,重新尸体解剖,毫无疑问地证实死者系机器的连杆在劳动中打击左颞,并对头部挤压,使颅底骨折,中枢严重损伤导致死亡。

面对事实,李老板威胁:“在这儿死一个打工的算得了什么!花5万元能处理的后事,我宁可花10万元疏通关系去打官司。”

打工仔的待遇,引起社会关注,也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步改善。2002年3月1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珠海市委决定,在该市外来务工青年中公开选聘一名团市委副书记。

明日关注:到处都是小燕子大阿哥皇阿玛

·传记连载

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16)

■文/李锐

人家“泰囧”我“荷囧”

第二天早上,待我一睁眼,坏了,飞机都快飞了!

赶紧在房间里打电话,让酒店帮忙叫车,然后拖着箱子连滚带爬跑了出去。哪知房也退了,账也结了,帮忙叫车那位还没消息。大堂经理站在门口左顾右盼。

我等不及,走过去看看个究竟,出门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这座金碧辉煌的酒店,坐落在一片广袤无垠的田野里。目光所及之处,除了一些尚未完工的烂尾楼,荒无人烟。

“锐哥别急,您坐里面等。我们这儿啊,不定啥时候才有车呢。”大堂经理淡定地安慰我,“已经派保安去远处拦车了。”“哪儿呢?”我伸着脖子望眼欲穿。“路的尽头。”大堂经理指着远方说。

我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这下即使心里有火,也不好发作了,只好往他手指的反方向走。

“您去哪儿?”“我去……那边路尽头看看。”“别去了,那边不通车的。”不紧不慢的口吻,让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总之,等了很久很久,终于看见一辆出租车从“路的尽头”缓缓驶来。而当我钻进车中坐稳的时候,一看表——如果没有延误,飞机已经起飞了。

荷兰,不是河南。从北京起飞的航班,一天就这一趟。

等明天?等不起。今晚就必须赶到。

机场工作人员很靠谱,急旅客之所急,当下帮我查询到另一条航线:“北京—香港—莫斯科—阿姆斯特丹。”路程是绕了点,但时间刚刚好。当机立断,就是它!

“先生,票订好了,还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工作人员温柔的话语打断了我的遐想。“嗯……先到香港,粤语倒是会两句,然后到莫斯科……你能告诉我俄语‘转机’怎么说吗?”

小姑娘爱莫能助地摇了摇头。于是我落寞地转过身,独自踏上这充满未知的旅程。

到了莫斯科机场,果然没有任何惊喜。深深凝视着那些俄语字母,彻底蒙了。

去荷兰到底从哪儿登机啊?

我找到一位警察,试图用我那半吊子英语问路,他茫然地望着我,我越说心越凉。我下意识地摸摸钱包,“硬硬地还在”。随即找了个僻静处,把大额现金、信用卡、零钱分别装在几个口袋里,一旦失窃不至于全军覆没。

正当我怀着迷茫的心情,寻找通往阿姆斯特丹的登机口时,冷不丁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传来一声欢快的乡音:“锐哥!”

一时间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表情略为麻木地转过头去,看见一个中国小伙子,满脸堆笑,胸前挂着一根蓝带子,蓝带子下面吊着一个塑料牌,牌上写的字我居然认识: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我带着哭腔说:“兄弟,见到你太好了!”“我离着老远就认出您了,从小看您节目长大的。”孩子笑得越发灿烂。我奶奶说得对,这人啊,只要心眼好,走到哪儿都能遇见贵人。顺利找到登机口以后,我和小伙子愉快地交换了电话号码并在微博上热情“互粉”。

他叫万奎,四川人。我对他拍着胸脯承诺,以后来长沙找我,吃喝玩乐哥全包了!然后我就在颠沛流离中到了荷兰。一亮相,众人集体起立鼓掌,欢迎锐哥回归。

一份名为《欧洲时报》的华文报纸还专为此事采访了我,中心思想大概是“主持人李锐心系欧洲同胞,48小时往返飞行”。该特派记者为此行做了一个经典总结:“电影里演的是‘泰囧’,锐哥这一趟应该叫‘荷囧’。”

不知道我的同事何昊,那一刻有没有耳朵发烧。

明日关注:“哥今年五十三了!”